

蝴蝶季

衣露申
著

浮生未歇

FuSheng WeiXie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45

申露衣
著

浮生未歇

FuSheng WeiXi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未歇/衣露申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1
ISBN 978-7-5125-026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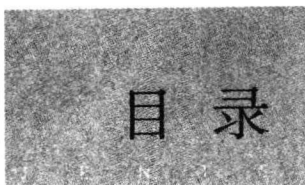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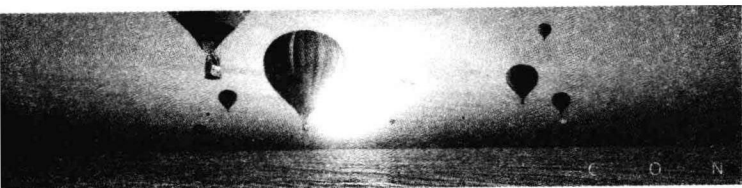
I. ①浮… II. ①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0340号

浮生未歇

作 者	衣露申
责任编辑	宋亚恒
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
策划编辑	燕 兮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6印张 24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266-6
定 价	26.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楔子 /7

第一章 /8

“爱与恨，实在是一种太过激越的力量，像是一个囚笼，迟迟不得救赎。而耻辱，使我连你的声音都不曾听懂。”

第二章 /22

故乡，或者故人，更像一个缅旧的符号，一根曾扎进我们内心的绣针。顺带看着那些无法招魂的青春以及死于岁月深处的记忆残骸。

第三章 /37

“今生将不再见你，只为再见的，已不是你。心中的你已永不再现，再现的，只是些沧桑的日月和流年。”

第四章 /51

中间没有爱恨交织，没有时光如梭，有的，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识，相守，仅此而已。

第五章 /66

男人的心思往往也会如女人那般千回百转，再次相逢，他也不过只是将她看做是对过往缺失的弥补，但这样的弥补还不足以让他情感与理智的天平失衡。

第六章 /80

她以为他们是最超脱的一对夫妻，不在朝朝暮暮，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夫妻搭档。她以为她懂他的全部，他的性格，他的事业，他的理想，他的志向。



目 录



第七章 /90

她在想象中勾勒那个白衣少年，热情，阳光，有着不逊于太阳的灼热，从少年到青年，他可以为了要守护的女孩跟人打架，跟家里人抗争，青春的叛逆不是为了叛逆而叛逆，而是为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个人。

第八章 /96

就是这样，一个是把姿态摆得太高，不愿意落入窠臼的原配，一个是压根就不知道心虚为何物的小三，就这样把火星撞地球的传统戏码演成现今这幕荒腔走板的调子。

第九章 /104

那一夜，她哭至力竭，旧有的秩序天崩地裂。她仿佛看到命运的重手落在自己脸上，根本无法回避，她默默地承受着重掴带来的痛楚。

第十章 /120

我们每个人，画地为牢，自以为自己能撬动地球，其实不过都是棋盘上的可怜棋子而已。甘尚川想，还是白大夫说得对，不要过分执著于精神层面的自我剖析，把心思放到执行层面上来。

第十一章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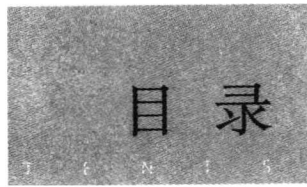
他安静，甚至带着点柔弱的气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黑暗气质，站在阳光下犹如一块不沾尘埃的璞玉。太漂亮，漂亮到你忽略他的杀伤力。

第十二章 /146

他只能站在他的身后，用一种保护者的姿态，他的视线永远不敢跟他直视，他永远也不可能站在与他平等的位置，与他并肩，与他共鸣。

第十三章 /159

人的感情真的很复杂。我们总不能因为一朝的反目，就否认当初的纵谈声色，寂寞



相偕，孤独互持。她是真的喜欢Yoyo，明亮得如同另外一个人生。

第十四章 /168

先毁灭你最重要的美好，再摧毁你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你，还会站在云端藐视我的情感吗？

第十五章 /184

入戏，又出不了戏。一道声音，一个动作，甚至只是相似的眉目，都能轻易引起内心战栗。他问她，你快乐吗？

第十六章 /198

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隐疾，习惯可以磨砺掉身上所有的刺，可以让你产生岁月安好的幻觉。你渐渐发现那股激越的恨的力量逐渐地流失，消退，你开始学会微笑，渐渐地心里也在笑……

第十七章 /207

如果生活就是一场戏剧，那么无疑人人都是演员。甘尚川就是人生这出戏里的影后。怪只怪景然，人戏不分，早已入了魔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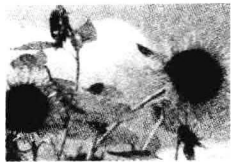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221

我们说过，是人总会有过去。这段过去，或许会成为传奇，会成为故事，但很有可能落在有心人手里就成了把柄。

第十九章 /235

他试图在其他男孩身上寻找过类似的味道，但是没有。没有干净的属于午后阳光的味道，即使有，也跟自己记忆中的味道相去甚远。

尾声 /249



〔楔子〕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天上人间”。有人视之为天堂，却有人因之如坠地狱。

在S城，“醉生梦死”夜总会，就是他们的“天上人间”。

醉生梦死，一间古色古香的房间里，玫瑰花瓣铺了一地，雕梁画栋，轻纱笼帐，深褐的檀香木地板，光裸的脚背印在上面，一步一步，像是要走进某种宿命。

玲珑炉里的熏香还在飘着缕缕轻烟，一个浑身精壮的男子赤裸着全身，半靠在床上，表情慵懒，眼神却闪着精芒。

“东哥。”原来光裸的不只是脚背，柔和的光线打在她身上，墙壁上倒映出一抹婀娜的剪影。

脚步最后停滞，靠在床边，跪下，抬起头的时候，她努力想扯出一个微笑，结果却逼出了眼泪，一滴泪顺着精致的妆容滑下，滑过纤细白皙的脖子、蝴蝶骨、光裸的胸口，“滴答”一声，砸在了地板上。

他没有看她，懒洋洋地顺手端起旁边的酒杯，喝了一口，喉结耸动，低沉的嗓音在暗夜响起：“开始吧。”



〔第一章〕

“爱与恨，实在是一种太过激越的力量，像是一个囚笼，迟迟不得救赎。而耻辱，使我连你的声音都不曾听懂。”

“不，他们不是病人，也不是疯了，只是他们的灵魂不在此处。”电视里的一个女人优雅雍容，带着浅浅的笑容，瞬间征服观众。

醉生梦死的幕后老大陆东皓看着屏幕里的那个身影，轻酌了一口酒。茶几上还放着一份当天的报纸，“著名先锋作家川子回埠，热心投身公益事业捐资100万用于精神病治疗事业”，标题很长，也占了相当大的版面，介绍了旅居法国的华裔著名先锋作家川子的生平和她最近获得的文学奖项，以及她将所得奖金全数捐助给北京一家精神病专业治疗机构用于医学研究的事情。

她终于还是回来了。陆东皓神色不变地注视着屏幕，眉一挑，这么高调，是一种示威么？他一仰头饮尽了杯中的残酒。

京郊的墓园。

十月，北京最美的季节。秋天转瞬即逝，但是落叶很美，起风的时候带着点肃穆和萧瑟，显得漫山遍野的红叶红得越发壮烈。那种红，是最绝色的伤口，那种凉，有彻肺的忧伤。

甘尚川不知道在墓碑前面站了多久，后来蹲了下来，轻轻抚摸着墓碑上新刻的字，像是要把那些字一个一个都刻进心里：“没有来看你，你恨我吗？”她对着安静的墓碑说话，又像是一场自问自答，“可是，我还在恨你，怎么办？”

Yoyo办完手续从管理处走过来，看见甘尚川还蹲在那里，忍不住走过

去：“川子，起风了，我们明天再来吧。”

甘尚川没说话，站起身，静静地鞠了三次躬。

离开的时候，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还在窃窃私语：“怎么今天下葬还那么冷清啊？”

“那女的是死者的女儿吧？”

“嗯，文件是这么写的。死亡证明是一家精神病医院开的，估计死的那个……”说话的那个人指了指脑袋，众人了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怪不得连下葬都那么冷清。

十月的天气，风大，这些话，一吹就散了。

Yoyo在回去的路上，终于忍不住开口：“川子，为什么不把伯母送回家乡呢？”

甘尚川靠在椅背上，长时间的飞行，然后马不停蹄地从医院到火葬场再到墓地，她有些乏累了，闭着眼睛，良久，久到Yoyo怀疑她根本没听到自己的这句疑问。她才缓缓地开口：“她不会喜欢那里的。”

Yoyo是香港人，在法国读的大学，毕业之后，导师推荐她给川子做助理。她喜欢这个来自大陆的女子，她的年纪只比自己大了三四岁，可是浑身上下都藏着谜，就像她的那些文字，晦涩，充满了隐喻，可是导师说她是真正在用灵魂写作。

Yoyo喜欢川子，她帮川子打理日常事务，两个年轻的华裔女子很容易在异国他乡建立友谊。Yoyo接触过很多从事专业写作的人，他们身上总有着各式各样的怪癖，可是川子没有，她的生活甚至很规律，不放纵，不沉溺，节制而又自律，像普通的白领一样。她有时候会对她撒娇，“Yoyo，来抱抱我”，还会拉着她一起去旅行。每当她为她完成一件事情时，她总是会吝啬赞美，“Yoyo，你太能干了”“Yoyo，没有你我怎么办”。她们更像是朋友，而不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所以，这一次，川子说她的母亲过世了，她义不容辞地跟着她回来了。川子没说会待多久，她也没问。

她只是觉得奇怪，自从回来之后，川子像是变了一个人，沉默，常常会说出些奇怪的话，有时候会长时间发呆，即使是回来料理母亲的后事，她都没有

流下一滴眼泪。她想，川子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她会想起川子写的那些故事，充满了黑暗、悲悯、自戕，书里的那个她悲观而又绝望，跟现实里的那个她，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对他人内心世界充满好奇，至少Yoyo不是。所以，她点了点头，一路沉默地把车开回市区。

“我的母亲是个很美丽的女人。”

甘尚川躺在酒店的床上，Yoyo睡在她的旁边，两个人喝着酒，她觉得她此刻很想倾诉，有些痛埋得太深，深到挖出来的时候都已经不觉得痛。在法国，她的心理医生告诉她，如果想要忘记，就要试着把这种痛苦原原本本倾泻出来。

Yoyo在床上选择了一个舒服点的姿势，她们两个人都喜欢喝点红酒，在微醺的状态下聊天有种奇异的体验。很多次，她就是这样跟川子谈论她在香港的家人，她那位牙医男朋友，她的初恋，她的分手。她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下听川子讲话，虽然她的话不多，但是她的话里有着安稳人心的力量。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川子会讲自己的事情，比如说现在。

“我母亲这一生都很幸福，没有吃过苦。我的父亲对她很好，她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女人，她的世界安稳得只剩下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她都可以视而不见。”

“这样多好。”

“是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智慧可以让自己沉溺在美梦里永远都不醒来，即使是死亡。”

“那她爱你吗？”

“爱？她爱她梦里的那个女儿，还有梦里的丈夫。当然，她爱，很爱很爱。”

“梦跟现实有什么关系？”

“Yoyo，你做过梦吧？其实在大多数的梦里，我们都知道这是个梦，不管是好梦还是噩梦，它总会醒来。可是，我的母亲她不一样，她即使清醒

了，她也可以把梦继续做下去。”

“你是说她逃避现实吗？”

“她不想下地狱，所以一直以为自己置身天堂。她给自己造了一座白宫，把自己妥善地放在时间的缝隙里，所以她永远也不会老，永远也不会担心美梦会醒来。”

“她在她的梦里，但是她把你抛在了门外。” Yoyo知道她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她大约能明白川子话里的意思。

“她没有疯，你猜她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什么？”

“什么？”

“她说，川子，对不起。”

Yoyo没有起身抬头去看川子的表情，却从她的话语里听出了一股潮湿的悲意。

“川子，无论她做怎样的选择，她都是你的母亲。”

甘尚川没有再说话，她从来不认为原谅与宽恕是一种美德。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她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她死了，或许早在十年前，她就已经死了。但当真正的死亡来临，她亲眼目睹她的尸体被送进焚化炉，她在骨灰盒还未合上的时候，捏出一把骨灰，她把它捧在手里，觉得一种强烈的不真实，这，真的是她的母亲吗？

所有人都以为母亲疯了，连她自己都信以为真。

她尖叫、崩溃、伤人，像是一个野蛮的生物，然后在安静的时候，静静地扮演着劫难之前的那个自己，她对她说：“来，我给你看我女儿的照片，她在美国念书，今年才十八岁。”她在医院里呼唤她丈夫的名字，那位善心的医生抱着哭泣的她，不断地安抚着她：“好了，好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她真是一个杰出的演员，就连眼神都那么歇斯底里。

可是，只有川子知道，她一直都清醒着。

她再也没有去医院看过她，一次也没有。对着那样的母亲，她怕自己会崩溃，不明白到底是她疯了，还是自己疯了。

可是，最后，她居然对她说，川子，对不起。

对不起，我选择了逃避；对不起，我让你一个人承受苦难；对不起，我把你留在了地狱。

而她，宁愿听不见这三个字。这样，她也可以欺骗自己，或许她的母亲真的疯了。

如果恨可以让她记住自己的母亲，那么就继续恨下去吧。

因为在所有激烈的情感里，她不知道除了恨，还有什么可以支撑自己活下去。

“Maro，我想在中国待一段时间。”

“考虑清楚了？”

“当然。”

“川子，你觉得值得吗？”

“……值得。”

川子挂了电话，跟Yoyo说：“你喜欢这里吗？”Yoyo正在整理房间里的东西，随意地点了点头。

“Yoyo，陪我回S城吧！”

“你的家乡？”

“对，我的家乡。”

Yoyo不在意地耸了耸肩，在哪里工作不是工作呢？

Yoyo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抬头问川子：“你的家乡，秋天美吗？”

川子正靠在窗台上抽烟：“不，S城没有秋天。”

那是一个没有季节过渡期的城市，春秋更迭短暂得像是一缕风，一阵雨，快得让你猝不及防。天堂与地狱之间，没有悲喜人间。

“川子，你不快乐。”

“亲爱的，你可以把我的不快乐理解成近乡情怯。”

“近乡情怯？”Yoyo重复了这四个字，将信将疑。

“丧家犬也有乡愁。”

“what?” Yoyo有些糊涂。

“好吧，让我们在北京过完这个秋天吧。”川子熄灭了烟，笑着对Yoyo说，“明天我们去看红叶，好不好？”

红叶在香山，Yoyo即使第一次来北京也知道，可是她们来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红叶，只有鲜衣怒马，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以川子的身份和她特意在媒体上的曝光，打入北京的社交圈并非难事，但是Yoyo觉得这背后有Maro的功劳。

“川子？”景然在慈善晚宴上遇见甘尚川的时候，有些不可置信。

“景哥哥，好久不见。”甘尚川笑了笑，看着那位十年不见的故人。

“真的是你？”岁月留下刀锋，留下痕迹，可是当记忆里的那个人再次出现的时候，你的脑海还是会在第一刻不由自主地迸出那个名字，因为痕迹太深，所以无法磨灭。

甘尚川看见他的眼眸里一闪而过的亮光，再次绽放笑容：“不然呢？”

他有些局促，有些不安，随着这个名字被翻起的是那些翻江倒海的回忆，甜蜜的，酸涩的，夹杂着世事如棋的无奈，可是更多的还是惊喜。

他明明有千言万语：你当初去了哪里？这十年怎么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都不敢相信他们口中的那个作家真的就是你？川子……可是，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她的笑容，终于让他感觉有些熟悉，跟记忆渐渐吻合，他从她的笑容里看到了信任、开心，还有回忆。

“你们认识？”CIC银行的行长夫人走过来，一位是刚回到国内的华裔女作家，一位是刚上任的S城副市长景然，他们居然认识。

“小川子是……”

“景市长当初在国家计委的时候，我们在法国有过一面之缘。”甘尚川适时地打断了景然的介绍。

行长夫人露出了然的表情：“世界真小，不是？”

“是啊，世界真小。”

甘尚川笑了笑，转过身走在行长夫人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看见这位行长夫人的脸色顿时绽放光彩：“真的吗？那怎么好意思？”

景然有些失落，却又说不清楚这样的失落从何而来，可是当两人擦身而过，他突然接触到甘尚川的手掌，然后手心里被塞了一张卡片，那种失落又迅速被惊喜填满。

走到无人处，他细细摩挲着卡片上娟秀的字迹，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不是所有故人的相逢都是一种幸事，可是他像是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开始忐忑地等待下一次见面的到来，他像是十年前那个情窦初开的少年。

“你明明可以直接找他，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偶遇呢？”Yoyo不明白甘尚川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场合“故意”邂逅那位叫景然的男人。

“Yoyo，我们在玩一场猎人与猎物的游戏。你认为猎人会直接告诉猎物，喂，小白兔，我要来捉你了哟！”甘尚川躺在酒店的床上，伸了个懒腰。

Yoyo被她的语气逗笑了：“这就是东方式的含蓄和婉约吗？”

“Yoyo，你真是可爱的孩子。”她没有直接回答Yoyo的问题，其实这根本无关风月，所以含蓄与婉约都无从谈起。

景然与甘尚川第二次见面是在高尔夫球场。

不为什么，在甘尚川看来，球技高低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场合，她得体的衣着会让她看起来更接近十年前的那个女孩。

“我想起你以前在球场旁边看我打球的样子，也是这样专注。”他挥完一杆，转身看着她，今天的她跟晚宴上的那个她又有些不同。女人的美，不在外貌，而在风情。晚宴上的那袭银白色的礼服衬得她光华四射，熠熠生辉，却远远不及现在球场上扎着高高马尾辫的她，澄澈、无碍、无扰，一眼望去就可以抵达记忆的深处。

“景哥哥以前打球的时候也会像今天这么紧张吗？”她看着那球的落点，打趣他的心不在焉。

“我以前也紧张，不过以前的你比我更紧张。”他凑近她的耳畔，手若有似无地搂着她的腰，乍眼看去两个人像是一对亲密的情侣。

甘尚川脱了手套，状似不经意地伸手握住了景然的手心：“你都出汗了。”

景然心中剧烈一动，顺势拉住她的手，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里。

“景哥哥，我想起以前在LA读书时候的事儿了。”

景然总觉得不真实，自从十年之后再次见到甘尚川就觉得不真实，脑海里交错着出现现在的她和记忆中的她，现实与记忆在玩着拼图游戏，试图拼接出一个真实的甘尚川。但是，这对理智和感情都是双重的考验。

如果不认识她的过去，他可以娴熟地从她的种种举动里分辨出那些欲拒还迎，夹杂着成熟男女情欲上的吸引。是的，不管他是否认识十年前的她，现在的川子依旧深深吸引着他。

但，又不全是这样。她总会让他想起过去。她依旧固执地延续着“景哥哥”的称谓，总让他想起十年前的自己。那个时候，她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彼此都是初恋，甜美青涩，那个叫小川子的女生贯穿了他漫长的青春。

她喜欢拉着他的衣角，羞涩地说“景哥哥，我嫁给你，好不好”，她喜欢把手放在他的手心，眼神里的清澈和毫无畏惧的信任像是把整个世界都交到了他的手里。她是城堡里的公主，是所有人的掌上明珠。记忆中，她做过最冒险的一件事就是独身去了美国，给家里人留下一句“我要去找景哥哥”。他的父母在电话里百般叮咛，让他照顾好她，彼时，他也不过只比她年长三岁，却觉得像是把一个人的幸福与未来都承接在了手心，可是这样的负担让他觉得甜蜜。他以为，这就是一生，那个叫他景哥哥的女孩会一直驻守在他的生命。

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她忽然消失了。

然后，就是现在。他总分不清楚回忆与现实，他知道他不能再放她离开。

“景市长，真是好兴致。”

他回过神，就看见陆东皓向他走来。世界真小，在北京两个人也能遇到。

“陆先生，怎么你也在北京？”他走前了几步，跟陆东皓握了握手。

“来这边处理些生意。”陆东皓拍了拍景然的肩膀，说笑了几句像是才发现静静站在一旁的甘尚川，“这位是？”

景然觉得有些诧异，像他们这样身份的男人出来交际，除非对方主动介绍，否则是不会对旁人身边的女伴打招呼的。他旋即又想起，甘尚川毕竟跟普通的女伴不一样，也就大大方方地跟他介绍：“甘尚川，川子，这是陆总。”

“陆总，你好。”甘尚川其实在握景然手时就已经发现陆皓东了，不是她视力异于旁人，而是那男人逼人的视线与独特的气息早已渗入骨髓，她扯出天衣无缝的笑容，尽职地扮演着景然女伴的身份。

陆皓东心里有些不悦，一时又分不清楚心里的这股不悦是来自景然那寥寥几字含义暧昧的介绍，还是甘尚川脸上那恍若陌路的笑容，他觉得刺眼，于是话语里也多了利刺：“怎么没看见景太太？怎么，她不在北京么？”

甘尚川感觉到景然有瞬间的僵硬，然后就听见他的话语里也带了些硬气：“没想到陆先生比我还关心曼宁，我会转告她的。”

甘尚川有些想笑，这个男人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嘛，这么拙劣的试探也使出来了。下一秒，她不动声色地把手从景然的手心里抽了出来。

回去的路上，甘尚川都没有说话。景然觉得有些气闷，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还是别的什么，他知道刚刚川子从他手心里挣脱意味着什么。一时之间，彼此都有些沉默。

“那个陆总，是你朋友吗？”

景然松了一口气，他很担心甘尚川会问起他的现状，包括他的婚姻。陆皓东，那是个安全的话题。

他一边开着车，一边说，不知不觉话就有些多，像是要刻意去打破弥漫在两个人之间的尴尬和局促：“你说刚才那个人？算不上朋友。他明面上是个生意人，不过关系很杂，背景也很深。我刚去S城的时候拜会过他，算是点头之交吧。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为什么你会去拜会他呢？”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陆皓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